

No 2115
E draft of a newspaper with no date

射鵰英雄傳

五

一程張對

中突的一跳，只見他一隻小腿已腫得比平常粗壯倍餘。

周伯通道：「島上向來沒有這種奇毒無比的青蝮蛇，不知自何而來？」郭靖聽他語音發顫，知他受毒甚深，若非以上乘內功強行抵禦，早已昏迷而死，慌急之中，彎腰就在他傷口之上吮吸。周伯通急叫：「使不得，這蛇毒非比尋常，你一吸就死。」郭靖只求救他性命，這時那裏還想得到自身安危，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，不住在他創口之上吮吸。周伯通待要掙扎阻止，那知全身已然酸軟，動彈不得，再過一陣，竟自暈了過去。

下：毒力一減

郭靖吸了一頓飯功夫，把毒液吸出了大半，都吐在地下。毒力一減，周伯通究竟功力深湛，暈了半個時辰，重又醒轉，低聲道：「兄弟，做哥哥的今日是要歸天了，臨死之前結交了你這位情義深重的兄弟，做哥哥的很是歡喜。」郭靖和他相交日子雖淺，但兩人都是直肚腸的性子，肝胆相照，竟如同是數十年的知己好友一般，這時見他神情就要逝去，眼中淚水滾滾而下。

周伯通淒然一笑道：「那九陰真經的上半部，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內，本該傳授於你，只是你吸了蝮蛇毒液，性命也不長久，咱倆在黃泉路上攜手同行，倒是不怕沒伴兒玩耍。」

下接(三一〇)

郭靖聽他說自己也就死，不禁嚇了一跳，但自己神智清醒，全身一無異狀，當下又點燃火摺，要去察看他的創口。那火摺燒了一陣，只剩下了半截，眼見就要熄滅，郭靖順手摸出日間黃蓉夾在饅頭中的那張字條，在火上燒着了，想在洞口找些枯枝敗葉，但這時正當盛暑，草木方茂，在地下一摸，濕漉漉的儘是青草。

他心中焦急，又到懷中掏摸，看有什麼紙片木片，右手探入衣囊，一轉一翻，觸到了一張似布非布、似革非革的東西，原來是梅超風用以包裹匕首之物。他這時也不及細想，取出來移在火上點着了，伸到周伯通臉前，要瞧瞧他面色如何。一照之下，

只見他臉上灰撲撲的罩着一層黑氣，原本一張白髮童顏的孩兒頓已全無光采。

周伯通見到火光，向他微微一笑，却見郭靖神色如常，沒絲毫中毒之象，大為不解，正自尋思，一瞥眼又見他手中點着了火的那張東西上寫滿了字，凝神一看，密密

麻麻的竟然都是煉功的秘奧和口訣，只看了十多個字，已知這是九陰真經的經文，驀地一驚，不及細問此物從何而來，一舉手撲滅了火光，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服過什麼靈丹妙藥？爲什麼這蛇毒不能傷你？」

郭靖一怔，想起當日與洪七公、黃蓉兩人在松林中練武，忽然遇上蛇群之事，那日青蛇雖多，却無一條敢來咬他，後來洪七公與他一琢磨，猜想必是因他喝了參仙老怪

孩兒初已全無光采

射鵬英雄傳

張對李

梁子翁的蝮蛇寶血之故，這時吮吸蛇毒而全然無礙，諒必也是由此了，於是說道：「我曾喝過一條大蝮蛇的血，許或不怕蛇毒。」劇伯通指着地下那張寫了經文的草片，道：「這是至寶，千萬不可毀了……」話未說完，人又暈了過去。

郭靖替他推宮過氣，全然無效，一摸他的腿，竟是着手火燙，腫得更加粗了。郭靖心中大急，奔出洞去，躍上樹頂，高聲叫道：「蓉兒，蓉兒！黃島主，黃島主！救命啊，救命！」但那桃花島周圍百餘里，地方極大，黃藥師等的住處與此甚遠，郭靖喊得再響，別人也無法聽見，過了片刻，山谷間傳來：「……黃島主，救命啊，救命！」的回聲。

郭靖躍下地來，束手無策，但也不能眼睜睜的讓這位好友死去，危急之中，一個念頭突然在心中一閃：「毒蛇既然不敢咬我，我血中許或有剋制蛇毒之物。」這時也不及細想，伸手摸到周伯通日常飲茶的一隻青瓷大碗，拔出匕首，就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，讓血流在碗裏。黑暗之中也不知流了多少，到後來血水凝結，再也流不出來。他扶起周伯通的頭放在自己膝上。左手撬開他的牙齒，右手將小半碗血水在他口中灌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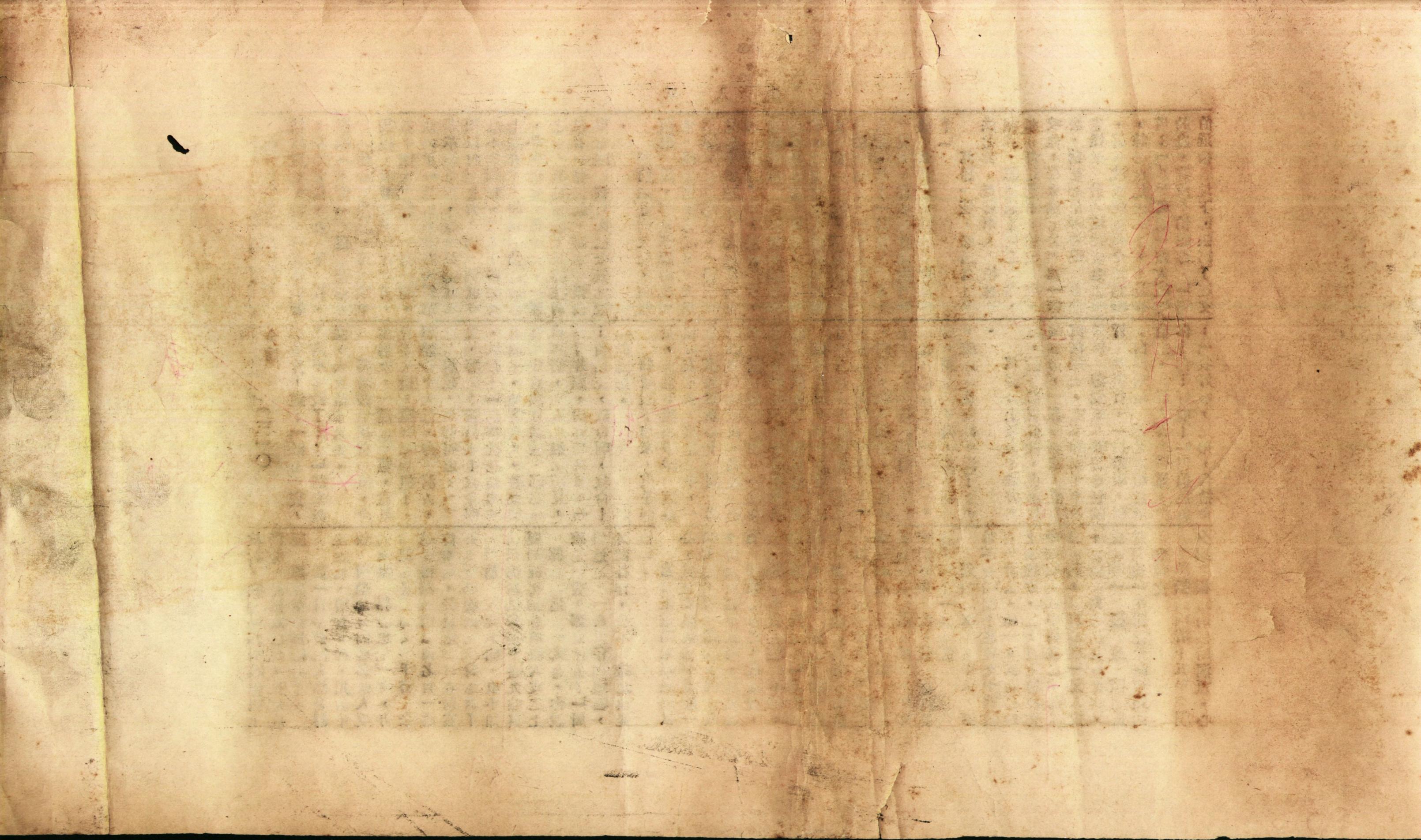
郭靖身上放去了這許多血，饒是體質健壯，也感酸軟無力，一靠上石壁，竟自沉

沉睡去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覺有人在替他包紮臂上的傷口，一驚睜眼，眼前白鬚垂地，正是老頑童周伯通。郭靖大喜，叫道：「你：你：好啦！」周伯通道：「我好啦，兄弟，你捨命救活了我。」郭靖瞧他腿上傷勢，見黑氣已退，只是紅腫，那是全然無礙的了。

這一日早晨兩人都是靜坐運氣，培養元神，用過中飯，周伯通才問起那張人皮的來歷。郭靖想了一會，方始記起是二師父妙手書生朱聰從梅超風懷裏連匕首一起盜來的，於是把那日在歸雲莊上朱聰盜劍的事對他說了。周伯通沉吟半晌，也不知如何以梅超風要把下卷九陰真經的經文刺在這張人皮之上。郭靖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說這是至寶，那是什麼？」周伯通道：「我要仔細瞧瞧，才能答你，也不知這是真是假。」

當日王重陽奪經絕無私心，只是要為武林中免除一個大患，所以遺訓本門中人不許研習經中武功。師兄遺言，周伯通當然不敢違背，但他想：「我只瞧瞧而不練，却不算違了門規。」因此在洞中十五年，枯坐之際，把上半部經文翻閱個滾瓜爛熟。這上半部經中所載，都是拳經劍理，並非克敵制勝的真實功夫，若未學到下半部中的實用法門，徒知訣竅要旨，却是一無用處。

周伯通這十多年來，無日不在揣測下卷經文中該載着些什麼。他一來武功已臻上

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 (三二二)

做著藏有書信的記認。他等不及吃完早飯，拿了饅頭走入樹林，拍開饅頭取出蠟丸，只在書信上一瞥，心中已自一驚，那信上寫道：「靖哥哥：西毒爲他侄兒向爹爹求婚，要娶我爲他姪媳，爹爹已經答了：『這封信並未寫完，想是情勢緊急，匆匆忙忙的便封入了蠟丸之中，看這信中語氣，這『答』字下面必定是個『允』字。」

郭靖心中慌亂，一尋那老僕收拾了食盒走開，忙將書信拿給周伯通瞧。周伯通道：「他爹爹答允也好，還不干咱們的事。」郭靖急道：「不能啊，容兒自己早就許給我，他一定要急瘋啦。」周伯通道：「娶了老婆哪，有許多好功夫不能練。像一陽指，純陽氣這兩種最厲害的本事，就必須是童子身才能練，好兄弟，你聽着說，還是不要老娶的好。」

郭靖和他越談越不對頭，一個人空自着急。周伯通道：「當年我若不是失了童子之身，練不成一陽指，黃老邪怎能因我查遍鬼島之上？你瞧，你還只是想想老婆，已就分了心，今日的功夫是必定練不好的了。若是真的娶了黃老邪這花朵般美貌的閨女，唉，可惜啊可惜！」

郭靖聽他噲噲叨叨，數說娶妻的諸般壞處，心中愈煩，說道：「我娶不娶她，將來再說，大哥，你先得設法救她。」周伯通笑道：「西毒爲人很壞，他趁兒諒來也不是好人，讓那娶了黃老

邪這禍又刁又惡的女兒做媳婦，吃點苦頭，豈不甚好？」

郭靖嘆了一口氣，走到樹林之中，坐在地下，癡癡發呆，心想：「我就是花鳥中迷路而死，也得去找她。」心念已決，躍起身來，忽聽空中兩聲淚叫，兩團白影在日光中一閃，急撲而下，正是拖雷從大漠帶來的兩頭白雕。郭靖大喜，伸出手臂讓鵬兒停住，只見雄鵬的脚上，縛着一個竹筒。

郭靖解下一看，見筒內藏着一通書信，正是黃蓉寫給他的，略稱現下情勢已迫。那西毒不日就要爲姪兒前來下聘，父親當得她極爲緊，不但不准她走出居室半步，連替他煮菜也不許。事到臨頭，若是真的無法脫難，只有死以明志了。島上道路古怪，處處陷阱，千萬不可前去尋她云云。

郭靖怔怔的發了一陣呆，拔出匕首，在竹筒上刻了「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」八字，將竹筒縛在白鵬脚上，振臂一揮，但見雙鵬升空打了幾個盤旋，投北而去。郭靖心念一決，反而胸中泰然，坐在地上下用了一會功，又去聽周伯通傳授經義。

約摸過了十日，黃蓉背訊天然，那上卷經文，郭靖早已全然能夠背誦。周伯通暗暗心喜，將下卷經文中的武功練法，也是一件件的教給他聽，却不教他即練，以免被他瞧出破綻。郭靜也是慢慢的一一牢記在心，唸了數遍，把上下卷經文都背得爛熟。這一晚晴空如

洗，月華照得島上海灘一片光明，周伯通與郭靜拆了一會招，見他武功在不知不覺中已自大進，心想郭真經中所載果然極有道理，他日後將經中武功全數練成，只怕功夫要在黃藥師、洪七公之上。

兩人正坐下地來閒談，忽然聽得遠處草中一陣簌簌之聲，郭靜聽見這聲響，叫道：「是蛇！」一言甫畢，異聲斗起，正是翠蛇大主。周伯通臉上一變色，返奔人洞，饒是他武功天下無敵，但一聽蛇聲，却是頭痛之極。郭靜搬了幾塊巨石，攔在洞口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我去瞧瞧，你別出來。」周伯通道：「小心了，快去快回。」

郭靜應了，循着蛇聲走去，走出數十步，月光之下，果見十千萬萬條青蛇排成長隊，向北疾進，數十名白衣男子，手持了長桿驅蛇，這股聲勢比之歐陽公子的蛇隊，又自不同。郭靖心中一驚：「難道是西毒到了？」當下顧不得危險，隱身樹幹之後，隨着蛇隊向北。幸好驅蛇的男子武功平常，並未發覺。

那蛇隊前頭，有黃藥師手下的啞僕領路，在樹林中曲曲折折的走了二十里，轉過一座山崗，前面突然出現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，草地之北却是一排竹林。蛇羣到了草地，不再奔進，隨着驅蛇男子的竹哨之聲，一條一條都盤在地下，昂起了頭，一行行的排得甚是齊整。

郭靖知道竹林之中必有蹊蹺，却不敢在草地上顯露身形，當下閃身穿入東邊樹

咳

射鵰

